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都是幻 第五回 梅魂幻 尋殘夢尋著女諸葛

流水韶華，東簾日上，西欄月斜。看西子吳宮，王孫故苑，惟有平沙。紅塵白浪天涯，回首處殘陽亂鴉。歎王謝堂前，穿簾燕子，今在誰家？——右調《柳梢青》

說那宮娥，慌慌張張闖入宮來，報導：「不好了，前殿火起了。」南斌與宮主急忙出宮看時，但見：

炎光高燾，漢接霄聯，煙氣盤旋，雲蒸霞蔚。火鴉起處，幾如千蝶舞桃林；灰鶻騰時，恍若萬蜂入春谷。管弦樓化為赤地，鞦韆架變做紅塵。三十六個花宮柳院，回祿張威；二十四座舞殿高台，祝融為墟。

皇殿上金階玉闕，滿掛紅絲；御溝中萬壑千溪，倒燒銀燭。可憐見，鴉逃鵲竄，鶴喚猿啼。

頃刻之間，前殿與後宮都燒，驚得二人手足無搭，只得御園避火。不料火又燒到御園來，眾宮主逃散。凌霄道：「不好了，可隨我們到天津地方去。」忙忙出了後宮，走不多時，見有許多兵馬擁來。宮主在前，擁落在後，只得待兵馬過了，追尋上去，宮主已無蹤影。仍依原路走回，火已熄去。宮主既失，十二王與王后也無，宮殿是一塊茫茫白地。孤身無倚，感痛悲傷，號啕大哭。

忽然驚醒，見自己身子靠在梅花樹下。想起從前，是一場大夢。抬頭看時，日色中天，是午牌時候。心中想道：「好奇怪，一飯之頃，竟享了一生之樂。夢中何其清潔耶。」立起身來，欲別梅花，不覺悲慟。又哭了一場，下了王陵。見驢夫立候，南斌打發了驢夫，又坐地呆想了一回，忖道：「方才分明宮主與我同往天津，我失落在後。縱然是夢，也要去追尋一番。」隨即另僱牲口往天津。一路上想到歡娛處，不覺大笑。

想到淒涼時，不覺大哭。路中見聞的，都道是一個癡漢。

三日趕到天津，天津是大埠馬頭，多少官民船隻，泊在此處。南斌撞來撞去，哭叫「我的宮主呵，我的宮主呵。」叫得十分悽慘。官船上有人喝道：「宮主在何處，你大膽在此呼叫。

討打。」聚了許多人看。南斌訴道：「我在康山梅樹下□交，好好一個宮主，同我來此避火，我一時失落在後。」說了又哭，眾人大笑道：「這話分明是做夢，這人是癡的，不要睬他。」

一哄而散。憑他叫來叫去。

此時有一位告病還鄉的軍門，姓柳名之營，係山東人。夫人李氏，生下一女一男，女喚宮梅，有十九歲了。當初生女之時，李氏夢見一個繡衣女子，送梅花一枝，說是萬歲爺宮中送來的，故此取名宮梅。幼時從母舅讀書，聰明異常。到長時，不喜詩詞，只喜看異書。凡陶朱致富異術，康節觀梅靈數，無不備曉。每遇民間訟詞，有大事之營斷不出的，宮梅起一數斷出來，猶如眼見的一般。之營常對李氏道：「宮梅之智，不讓諸葛。宮梅之貌，不下西施。那得這般佳婿來配他。」此時之營官船，泊在天津埠頭。宮梅因被梅魂宮主附身，患起病來，十分沉重。迎一醫師到船診脈，醫師道：「此脈忽大忽小，忽細忽洪，忽浮忽沉，似有陰果在身，未易愈也。」下藥一帖，李氏即叫侍女煎服。致夜深了，愈加昏沉。宮梅於迷亂之時，耳中聽見哀叫宮主娘娘，便昏迷中應一聲道：「我來也。」翻身朝裡臥去。此時，李氏守在牀中，見女兒甦醒，且放心到後艙用膳去了。那南斌尋宮主娘娘，叫至二更，身子狼狽，只得僱船住下。思想世上，奇榮，奇富，奇美已享盡矣，在此萍泊無依，不如依舊回家，南莊上去度日罷了。

正欲打點睡去，忽聞岸上有一個女子叫道：「妾與南郎，乃夫婦也，何為拋我而去。」南斌聽見是宮主聲音，此時月色微明，忙去船頭看之，面貌儼然是宮主。南斌萬千歡喜，登岸引入船中坐下，即叫水手開船。女子道：「妾魂即是宮主，此形骸乃是柳氏，名喚宮梅，乃軍門柳之營之女。妾見郎君尋求之苦，故此將魂附身而來。」南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倘柳公追尋到來，如何是處？」梅魂道：「自有藏形之法。方才上船而來，人不能見。縱然著人密訪，不過捕風捉影。你我小心，便不妨。以後只呼娘子，切勿再喚宮主，也莫喚宮梅，恐前途關津不便。」南斌即求交垢，梅魂低聲道：「此身乃是處女，幸勿粗莽。」南斌也低聲道：「自有妙法，不必掛心。」事完，二人和衣抱臥。次日到了開河，南斌竟要歸南莊，梅魂道：

「且慢，我教你一法兒。只在此處，可得數千金。」那柳宮梅原曉康節靈數，致富奇書，諸般法術皆能。梅魂一點靈明，入在他身，總是一體了。南斌道：「娘子有何妙法？」宮梅道：

「此地近來疫症甚多，我教你一符咒，到病家取清水一杯，將符咒吃下，病人即愈。」南斌半信半疑，上岸打探，果然疫症甚多。就回身到船，習熟了符咒，寫一招紙道：「神醫疫病，一服即痊。」南斌持了招紙，上岸去走。走到一家門首，有人邀南斌進去。看了病，依法取水試符與病人吃下，一時之後，果然全愈。由是一人傳兩，兩人傳三，生意日盛。旬日之間，約有數百金。

一日，近處有一桃村，村中有一家，姓曾名春，來接南斌，說看房下的病。南斌隨他到家看時，只見有一個標緻女子，立在牀邊，容貌卻似康山夢中的二宮主。南斌看脈完了，問道：

「令正貴恙，是何時起的？」曾春道：「病有十九年了。當初生這個小女之時，產後受了風寒，兩足重痛，不能行動。這小女甚孝，每每入來說婚，他誓要待母親病好，方才納聘，不然終身誓不嫁人。老先生若醫好房下，小女即送為箕帚。」南斌想道：「這符咒原醫疫癘的，只恐久病難醫，何不也試一試。」

就叫取淨水一杯，依法令病人服下。出外一杯茶時，那病人腳下就如滾水澆來，熱得異常。又半晌時，腳輕不痛，就下牀來，可以行動，合家歡喜。曾春問了南斌姓名，留住待酒，計較招嫁之事。南斌道：「現有房下在舟，若蒙不棄，待與敝房商議，發聘金來娶何如？」曾春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明日送小女到寶舟便是。」南斌別歸，與宮梅商議。宮梅甚喜。次早，南斌將百金封作十封，送到曾春家中。曾春推謝不收，女子教收了五封，花轎紅燈，送到船中，成了花燭。此後，近村遠村，迎接看病的，日不暇給。數月之內，疫症全收，已有二千餘金。就收了一房貧夫婦做了管家。宮梅叫盤過開河，另僱大船，別做生意。

一日，船到山東，泊在河下。約三更天，南斌上岸，到一株樹下大解。此時月色朦朧，遠見河邊有一個女子，悄悄上岸，望樹而來。南斌閃過一旁，看他走到樹下，哭聲吞咽，解下膝帶接長了，拋在樹枝，竟欲縊死。南斌忙忙向前，低聲道：

「姐姐有恁冤情，如此見短？」那女子愈加哽咽。南斌道：

「我船中有敝房小妾，可同我下船，暫住一夜，明日又處，休輕送了性命。」那女子偷看南斌，容貌堂堂。聽說又有家眷，自然要命，隨了船。點起燈來，看那女子與夢中容貌略同。

剛要啟口問他，只見宮梅說道：「不好了，禍事到了。郎君可叫船家快快開船。」南斌問道：「莫非為這女子麼？」宮梅道：

「不為他。」南斌去叫船家，船家在夢中爬起來，問道：「叫我做恁？」南斌道：「可速速將船開去，明日賞你酒錢。」船家不知何故，只得開船。船行一里，但見泊處火勢冲天，兩河俱燒，船隻無存。南斌驚喜道：「娘子分明是女中諸葛。」然後問女子的根由，女子道：「妾家姓詹，家父是商人，從蘇杭買了綢緞，挈家進京。只因繼母前夫有一子，從幼帶至我家，與妾同庚。此子面丑心惡，繼母兩樣心腸，壓妾為奴，烹茶做飯不必說，還要朝暮打。今晚惡子來輕薄妾身，妾叫喊起來，繼母怪我高喊，毒打一番，推出船艙門外。妾思顏色如花，命如一葉，偷生不如速死。」宮梅道：「方才大火，諒你家的船，必然燒滅了。你可嫁了我的南郎，與我同過了日子罷。」那女子低頭無語，自然心允了。當晚各睡，次日買備酒物，成了婚姻。

次後，宮梅教南斌買了人參，到南京去賣，趁了對合之利，二千本錢，賣了六千。宮梅又教南斌，各路置買茶葉，又轉北方去賣。一日，船泊揚州驛前，見岸上擁了一千人，喧喧嚷嚷。

南斌上岸看時，見一個男人弔了兩個美女，美女容貌像康山夢中四宮主、五宮主，哭哀淚珠直滾。旁有一人哀求道：「饒放我們，待我回家去賣產還你罷。」那男人道：「誰有工夫跟隨你去，好屁話。」南斌聽那哀求的聲音，像似同鄉。問道：

「兄可是浙江人麼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小弟是浙紹山陰人，是個草芥前程。因借了這位路爺的京債，選了江都縣典史，不料做得一年窮官，如今又勾了回去，盤費俱無。這路爺一時逼起，立刻要還，故此將這兩個小女，要弔了去。可憐可憐。」南斌道：「小弟也是山陰，既是鄉親，小弟有處，欠路爺多少銀子？」

那人道：「借他一百兩，他如今要還三百。」南斌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且將令愛送歸舟中，邀路爺到酒肆中講話。」老路聽了這話，料得銀子有了，便放女子歸船。那女子心中暗喜，便拭了眼淚，偷看南斌。南斌邀二人到酒肆中坐下，各請教姓名，原來欠主是姓危名安，住居與南斌南莊相近。三人飲了一回，南斌到舟中取了三百兩銀子，復到酒肆中，一氣兌與老路。老路將借票還，先別而去。南斌即扯碎了票，重邀危安入座再飲。

危安道：「小弟為這草芥前程，累得好苦。如今若不遇恩人，兩小女兒遭殘辱。天高地厚之恩，何以相報。欲將兩小女送與恩人為婦，不知恩人今將何往？」南斌道：「往北邊賣茶。」

危安道：「小弟如今歸浙，路費尚無，即刻將小女送過船來便是。」南斌聽到路費尚無，又打點贈銀。口內推辭，心中已允。別後，危安即與子女商議，忙忙梳妝了，送過船去。南斌只得納了。

次日舟中整備筵席，請危安到舟中款待。又贈銀二百兩，各別開船。一日，南斌到山東，泊在濟寧州，上岸賣茶。走過一家，聽見內邊哭聲哀慘。住足細聽，是婦人聲音。南斌問外人道：「內裡為何哀哭？」外人答道：「他家主人，姓江，名淵，是本州庫吏。日今庫中失去錢糧一千，官府將江淵夾打監追，受刑不過，教妻子將兩女賣與煙花抵糧，鴛家明早來交銀娶去，故此哭別。」南斌道：「賣多少銀？」外人道：「不知。」

南斌就直進草堂，對江氏作揖。江氏吃驚，帶哭回禮。南斌道：「江老娘之事，我已略知。但不知將令愛賣銀多少？」江氏拭了淚，回言道：「因是賣與煙花，價六百兩，還少四百。」

錢糧無從抵完，咱家丈夫斃在旦夕矣。」說完，又哭起來。

江氏吃驚道：「客官還是說真話說假話？」南斌道：「大丈夫一諾千金，豈有假說之理。」江氏就扯南斌上坐，自己下拜，南斌並立回禮。隨即叫兩個女兒，也過來下拜。兩女半信半疑，也只得下拜。南斌偷看兩女，俱有羞花之貌，像康山夢中六宮主、七宮主。江氏道：「既蒙客官恩許，不知銀在何處？明日鴛家要來兌銀，只在今日為妙。」南斌道：「我去拿來。」隨即到船，撿取銀子。那江氏母子，恐是胡言脫身，十分焦急。

須臾，果然主僕二人，持銀到家。江氏萬千歡喜，忙僱人往衙門去，請了經承來，一一兌過，果是一千兩不差。隨即報官，放江淵出監。江淵夾瘡、杖瘡正痛，抬了歸家。見南斌，臥不能拜，只是千恩萬感，連聲稱謝。即與江氏計較，要將兩女送與南斌。南斌道：「現有妻妾五人，決不敢受。」江淵道：

「救人於垂死之時，小女不落煙花，得千金之聘，而嫁與大丈夫為妾，死亦瞑目矣。」南斌別後，江淵即叫轎子，送二女到船。

南斌又送聘金二百兩，然後納了。到黃昏時，聽見有烏鴉聲，又聽見有喜鵲聲。宮梅即起一數，驚道：「不好了，南郎可叫船家快開船，泊到遠處去。」那船家曉得女諸葛靈驗，忙開船往別埠泊了。到三更天，一伙大盜，將田埠頭一隻客商船，罄行劫擄。因主人喊叫，將他殺死，拋屍於岸而去。舟中婦女號啕之聲，天明不絕。原來日間南斌兌銀之時，被響馬強盜看見，隨到船埠來，認了而去。不料黃昏，南斌船換了埠，隨即有一隻大商船頂了埠。那家梅氣，竟遭了禍。次早南斌起來往探，見商屍在岸，隨即買好棺一口，僱人收殮了，抬寄廟中。南斌回船中說了，個個驚訝。眾妾都道宮梅是個神人。

次日南斌上岸去，見主人家賣茶，只見有一個婦人，同一個秀麗童男，兩個美貌女子，像康山夢中八宮主、九宮主，坐在通衢之處，婦人背上有冤紙一張。南斌看時，上寫道：

難婦岑氏，同男岑蔚，女如雲、似雲，係浙江會稽人氏。哀告往來縉紳賢達，垂憐孤寡，扶濟還鄉，死生均感事：氏夫岑高，往北直賣貨還鄉，路泊本州馬埠，禍遭大盜慘劫，將夫殺死拋屍。死者無棺，魂赤他鄉；生者絕食，命垂旦夕。叩乞仁人義士，各發慈悲，周給分文，以全蟻命還鄉。來生銜結相報，哀哀上稟。

南斌看完，問道：「你們船在何處？」岑氏道：「自從被劫，船家將妾等送入觀音庵中，船行去了。」南斌道：「既如此，我與你們同鄉，你隨我到船中，我帶你們回去罷。」岑氏道：「妾輩是寡女，大爺是孤男，如何好同船？」南斌道：

「我船上有妻妾七人，盡可同住。如若不便，我發盤纏僱船，送你們回鄉便了。」岑氏道：「多謝大爺。但丈夫屍骸怎處？」

南斌道：「我早已買棺殮了，寄在廟中，少不得一同發回。」

岑氏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好恩人，好恩人。」即同男女立起身來，與南斌拜了兩拜，隨南斌到船。宮梅接待以禮。岑氏住了兩日，十分感恩。又見妻妾七人，和愛如賓。因起招婿之心，對宮梅說，要將兩女送與南斌。宮梅見兩女溫柔美麗。心中甚愛，教南斌納了。

一日，到臨清州泊船賣茶，茶已賣完，又有對合之利。因清閒無事，入城遊玩。走過通衢，見一個鄉宦門前，有大書告示一張。上寫道：

鄉宦翰林院東，為招醫事：昭得本院，有愛女三人，忽然患病，不時嚙噬。已曾遍招名醫，投藥如水，全無效驗。視其狀，一若魍魎藏懷，鯢鱷入腹。如有四方游俠之士，能醫愛女之病，使沉痾立起，本宦即將三女招贅為婿，決不食言。揭榜為證，如無妙術，不必混擾。